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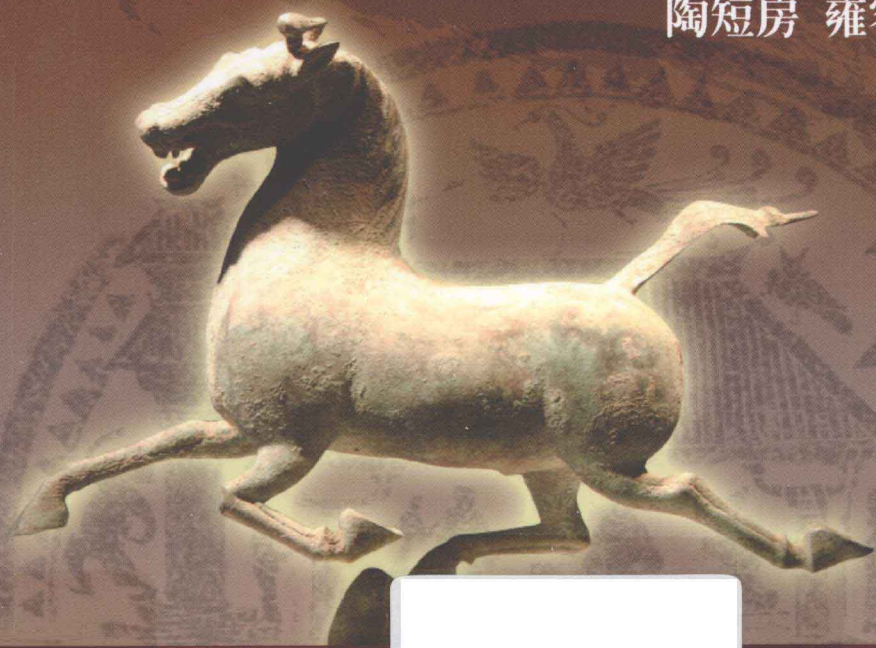
青年国史读本·大中国五千年④

良 禽 國 春秋 戰國 秦 西漢 東漢 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十國 宋 明 清 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从天命到人事

东汉王朝

陶短房 雍容·著



比专业更通俗、比戏说更靠谱
史上最好读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从天命到人事

东汉王朝

陶短房 雍容·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天命到人事: 东汉王朝 / 陶短房, 雍容著. —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2.9

(青年国史读本·大中国五千年/赤军, 陶短房,
雍容主编)

ISBN 978-7-203-07813-5

I. ①从… II. ①陶…②雍… III. ①中国历史—东
汉时代—青年读物 IV. ①K234.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4951号

从天命到人事: 东汉王朝

著 者: 陶短房 雍 容

责任编辑: 徐晓宇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10-62142290

电 话: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0000册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7813-5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总 序

“段子时代”的“历史营养午餐”

管仲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社会演进，如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了很大的改善，至少挨饿受冻的人，已经比历史上那些困难年月少了不知凡几，一度顾不上精神生活、文化修养，也开始更多被千百万个中国家庭谈论、重视，曾长期被束之高阁、锁进冷清学术殿堂的历史知识，也骤然变成了文化市场和教育领域的热门。

这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作者、读者而言，可谓既万幸又不幸。

万幸的是，作者终于不再担心冷对枯灯，耗费精力、时间写出的东西没人出、没人读，今天的中国，恍惚间进入了又一个无人不多少知道点历史名人轶事的时代，读者也不至于要么无书可读，要么只能对着既难以索解又篇幅浩繁的史籍，或寥若晨星且文字老旧、不可避免带有特定时代烙印的几套普及型读物发呆，实体书、电子书中的历史普及读物多如过江之鲫且不去说，随手点开网络，也能看到许多相关的“段子”。

不幸的是，信息时代恰如一柄让人爱恨交织的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海量的资讯，和众多的选择余地，另一方面却也泥沙俱下，让人无所适从，难以取舍。充斥在各种现代化信息平台上的“历史段子”更是真假难辨，让许多人陷入一种“不看后悔，看了信了更后悔”的迷惘之中。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察得失”，这两句流传一千多年的唐太宗名言，至今仍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熟知历史，可以帮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从前人经验中获得领悟，从前人教训中知所趋避，不再重复先辈们的遗憾和错误，由此可见，今天的人们、尤其正处于最佳学习周

期的青少年，是需要合适、足够历史读物的。

然而今天的社会已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节奏快、学科门类繁多，专业分工明确，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科已不足以覆盖“学问”二字，像古代学子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把毕生精力之泰半用于钻研文史是不现实的，这只能让此人变成隔绝于时代、世务的社会弃儿，且即便如此，也远难以穷尽远超过古代无数倍的知识量。成年人受工作、家务牵累，固是如此，处于学龄的青少年背负沉重课业负担，就更是如此。

对于他们而言，传统文言史传固然好，却着实不便阅读，即便勉强生吞活剥，因体例、语言和典故等问题，也很难实现快速阅读、轻松汲取知识，甚至可能令一些青少年产生畏难、厌恶情绪，从此对历史敬而远之；“段子时代”的各种“历史段子”，包括“戏说”、“穿越”，以及似是而非的“伪历史”读来固是轻松愉快，却仿佛“历史快餐”、“历史烤串”，当做生活、学习的点缀是不错的，然而缺乏提高历史素养所必须的多种营养元素，当作“历史主食”吃得多了、久了，恐怕是要“历史贫血”的。

青少年的学习阶段，“营养午餐”备受重视，它既方便快捷，又营养均衡，足以让孩子们吃饱吃好，健康成长，即便从事脑力、体力工作的成年人，“营养午餐”对于他们的生活、身体，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段子时代”的历史知识普及，同样需要这种“历史营养午餐”：和严谨却生涩的“历史大餐”——史籍相比，它更像“家常菜”，大众口味，随到随吃；和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历史快餐”相比，它又有讲究精致的选材，独具匠心的“烹饪”，和均衡搭配的营养，让读者们不至于塞了一肚子“零食”却营养不良，更不至于一不小心，咽下些“地沟油”、“毒奶粉”，而令身心受损。

这套崭新的历史丛书，就力图做成这样一份“历史营养午餐”：对于青少年而言，它既可以作为历史启蒙读物，为更专业化的兴趣研究作一块合格的铺路石，也可作为历史普及读本，让他们较轻松愉快地汲取更多严

谨、准确的历史信息，为其日后的学习、就业和人生之路，提供更多的助益、镜鉴和思路；对于成年读者而言，它也可以是一套“文不甚深、语不甚俗”，比专业资料通俗、比“历史快餐”靠谱和有营养的，案头、车上、枕边，甚至厕上的“保留读本”。

这套丛书是由多名相互熟悉、又独立写作的作者合作完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既有相对扎实的“正史”功底，又曾长期从事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对于烹制这桌“历史营养午餐”而言，他们应是较合适的“厨师”。

当然，“众口难调”，这道“历史营养午餐”究竟口味如何，能否为读者挑剔的肠胃所接受，还须让市场来作答。

陶短房

壬辰二月十一日 北美素里市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心想“做旧”的大新王朝 / 1

- 一 他曾被当做汉朝的救星 / 1
- 二 改朝换代，代价不过是玉玺的一个角 / 6
- 三 一心“做旧”的新皇帝 / 10
- 四 讨伐匈奴的进行曲 / 17
- 五 赤眉和绿林 / 26
- 六 王莽的最后一把匕首 / 33

第二章 汉王朝的死而复生 / 40

- 一 刘秀原来不止一个 / 40
- 二 老实人的第一次勇敢 / 45
- 三 忍字头上一把刀 / 52
- 四 刘秀终于做天子 / 63
- 五 既得陇，复望蜀 / 68
- 六 以柔道治天下 / 87
- 七 艰难的复兴之路 / 95

从天命到人事
—— 东汉王朝

第三章 从谦逊外戚到跋扈将军 / 107

- 一 樊、阴、郭、马，谦虚低调背后的隐患 / 107
- 二 战斗的外戚：第一次窦家时代 / 114
- 三 忍成气候的邓家 / 124
- 四 昙花一现的阎家和太监的第一次发威 / 136
- 五 跋扈将军梁冀 / 142

第四章 太监当家的时代 / 155

- 一 五个不能传宗接代的侯爵 / 155
- 二 中国最早的“党”和第一次“党锢之祸” / 159
- 三 当外戚成为希望 / 171
- 四 名气这个东西：第二次“党锢之祸” / 180
- 五 胡广和段颎 / 185
- 六 一蟹不如一蟹 / 191

第五章 黄天没立，苍天却真的死了 / 195

- 一 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 / 195
- 二 从州刺史到州牧 / 202
- 三 宦官和外戚的末日 / 206
- 四 董卓进京 / 215
- 五 从长安到许昌 / 225
- 六 武帝不武 文帝不文 / 233

附录 中外历史大事对照表 / 243

第一章 一心想“做旧”的大新王朝

一 他曾被当做汉朝的救星

- 年轻时的王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道德楷模，
- 委屈自己，是为了以后不再委屈，
- 朝廷宠臣们的相互倾轧，最终便宜了王莽这个旁观者，
- 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过五首《放言》诗，其中第三首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首诗的意思是，时间是检验真伪善恶的唯一标准，人可以伪装、蒙蔽一时，但绝不可能伪装、蒙蔽一世，被后人称为万世楷模的周公，曾被诬告企图篡位；被后人唾骂成奸贼典范的王莽，却曾被公认为大大的忠臣模范。如果他们没等到时间还一个公道就匆匆去世，那么是非善恶，又有谁能说得清楚？

可不是么，后来咒骂了王莽 200 多年的刘邦子孙，当初可是异口同声、发自肺腑（至少一开始是发自肺腑）地赞颂王莽的。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读书人出身的开国皇帝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空前强大富足的西汉王朝据为己有，建立了新王朝，然而只过了 14 年，这个新王朝就像一堆积木般轰然倒地，成了个连正史都上不去的、没名没分的“旧王朝”。

上一本书提到，王莽是汉元帝刘奭皇后王政君的侄子。王莽的曾祖父王贺，曾在汉武帝时当过绣衣使者（巡视各地的监察员），以执法公平著称，因为主张依法办事，反对株连无辜，这官当了没多久就丢了。他的祖父王禁是法律专家，在长安城政府司法部门当个小干部，工资不高，却娶了好多个小老婆，生下 4 女、8 子，共 12 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全靠一点死工资糊口，日子过得算不上宽裕，要不是王政君意外当上太子妃、皇后，王家这么些人口，估计混个小康都难。

8 个男孩子中，老大王凤、老三王崇和王政君是同母，王莽的父亲是老二王曼，和王政君同父异母，而且在王政君进宫前就去世了。王莽生于公元前 45 年，而王政君公元前 57 至前 54 年间就已经入宫，公元前 51 年生下后来成为汉成帝的刘骘，要不是后来当上太后，姑侄俩连见面的机会都未必会有，自然也谈不上多少亲情。因此等刘骘即位，重用王家人时，王莽的伯父、叔父、堂兄弟们纷纷当上大官，据说有九个侯爵、五个大司马，可王莽却没沾到什么光，连一官半职都没捞到。

虽然如此，好歹也算是高干子弟，他得到读书深造的机会，并可以结交当时的名流、高官。王家子弟暴富乍贵，据说奢侈骄横得连皇帝刘骘都看不下去，唯独王莽循规蹈矩，乐善好施，总是穿着儒生的衣服，和和气气地跟人说话。那时王家官当的最大的是王莽的二伯父王凤，王莽对这位伯父很恭敬，伯父病了，他朝夕不离地在病床边伺候，而且从来不开口要这要那。王莽是王曼的次子，哥哥王永也早死，留下寡嫂和侄子王光孤苦无依，王莽自己收入微薄，却担负起供养嫂子、抚养侄儿的义务，让王光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同一天娶媳妇，赢得许多名人的赞赏。

王凤一病不起，临死时觉得王莽人品好，又孝顺，就保举他做了黄门郎，后来升到射声校尉。汉武帝的时候，在北军下面成立了 8 个营的部队，

这8个营都由招募来的职业兵组成，战斗力比由各地征兵、定期退伍轮换的普通南北军部队高得多，这8个营分别叫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长官都叫校尉，射声校尉管的是全由弓弩手组成的第7营。这个职务虽然不高，却很重要，王莽的政治起点由此起步，可谓稳健踏实，后劲无穷。

在王莽的朋友、甚至许多王家亲戚看来，王莽人品那么好，官却这么小，着实说不过去，他的叔父王商就上书朝廷，要把自己的封地分一半给王莽，许多朝中有名的官员（其中就包括杀死郅支单于的名将陈汤）都极力保举推荐王莽。

这时王政君也开始关注这个以前不太熟的侄儿，觉得的确名不虚传，比其他那些喜欢声色犬马的兄弟、侄子有出息得多，而且那么多兄弟中，唯独王曼死得早，没沾什么光，她觉得很有些过意不去，也就向儿子刘骢暗示，应该封赏王莽。

刘骢见大家都说王莽不错，自己找来一看，也的确不错，就在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接连晋升官职。

这年王莽已经30岁，他的不少堂兄弟已经当了一轮大官，准备告老还乡，安享富贵了。而他官越做越大，姿态却越摆越低，家财、俸禄都被他用来做慈善，赈济穷人，结交英雄豪杰，名气也越来越响亮。

王莽是个很要面子的人，而且认死理，觉得皇帝哪儿做得不对，就毫不客气、直截了当地去提意见，这让许多正直官员很钦佩；他很重视社会影响，有一次，他见到一个穷人家姑娘长得不错，就偷偷买进府中，打算纳为小妾，不料被亲戚们知道，弄得满城风雨，他立即扬言，这是给同事朱博买的，并马上咬牙让人把美女给朱博抬了去。

公元前8年，王莽的七叔王根因病辞去大司马的官职，举荐王莽代替自己。这样，38岁的王莽平步青云，登上了西汉最高权利层。

王莽的几个叔父接连担任辅政大臣，独揽大权，得罪人很多，王家的名声也不怎么好，王莽对此心知肚明，上台后刻意改变叔父们的做法，提

拔了许多外姓人才。这时除了皇帝以外，他已经是汉朝排名前三位的高官，可他的妻子却穿着短一截的补丁衣服待客，以至于被前来串门的大臣家属当成女佣人，消息传开，王莽的名声自然又响亮了不少。

有句老话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王莽这样委屈自己，为的当然是有朝一日不再这样委屈。只过了1年多，机会就来了。

公元前7年，刘骞猝死，王莽被王政君任命为刘骞死因专案组组长，逼死了不可一世的赵合德；等汉哀帝刘欣即位，傅老太太、丁老太太等新贵嚣张跋扈，不可一世，他又挺身而出，毫不客气地让傅老太太威风扫地，这几手让人们头一次领略了这位“模范外戚”谦虚朴实面孔背后的凛然威严。

然而王莽的首次发威一败涂地：由于王政君被架空，傅家、丁家势力煊赫，王莽非但没能打压这些新贵，自己反倒被解职，只得顶着新都侯的空头爵位，回封地去养老解闷，这年他还不到40岁。

王莽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傅家、丁家等暴发户的实力，结果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想阻止刘欣追封自己父亲刘康为“皇帝”，没成功；想赶走傅老太太，没得逞；想痛打落水狗干掉赵飞燕，结果赵飞燕反倒当了皇太后，自己却要离开关中，回到河南南阳那1500户封地上，做个无权无势的土财主，实在是有些灰头土脸。

但也应该看到，当时不论朝廷还是民间，对傅家、丁家和赵飞燕姐妹印象都十分恶劣，王莽敢跟他们硬碰硬，而且吃了亏，在舆论上博得了广泛同情，人们暗暗将他当做汉朝复兴的希望、结束外戚专权的救星。他自己也是个外戚、他们王家也曾专权跋扈的旧印象，也在这一次有些冒失的自杀性攻击后，被大家有意无意地淡忘了。

这次挫折让王莽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必胜把握，与其冒险，不如忍耐。他回到南阳封地，继续闭门读书、种地，索性连客人也不见了。

没想到他不找麻烦，麻烦却来找他：他的二儿子王获不知为什么，杀了自家的奴仆。按照西汉的法律，杀死奴仆的罪过，比故意杀人要轻，而

且死罪是可以用钱赎免的，可王莽却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姿态，正颜厉色地斥责儿子，逼得王获走投无路，只好自杀谢罪。他的这种低姿态和傅家、丁家，以及那位莫名其妙暴发的董贤，形成巨大反差，许多人开始为王莽打抱不平，上书朝廷，要求召回王莽继续任用的，据说数以百计。

其实皇帝刘欣对傅家、丁家专权也不满意，就顺水推舟，在公元前2年把王莽召回长安。不过他留了个心眼，没任命王莽任何官职，而是打着让他伺候姑妈王政君的旗号，以闲职召进京城的。

经一事，长一智，这次王莽更谨慎了：你要我伺候姑妈，我就专心伺候姑妈，朝廷上、宫廷里的是非一概装没看见。那边朝臣跟董贤掐得死去活来，连丞相王嘉都死于非命，这边王莽却优哉游哉，仿佛已经忘记权力是怎么一回事。

机会总是属于有准备的人。公元前1年6月，刘欣暴卒，年轻的宠臣董贤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手足无措，被王政君轻而易举地剥夺一切权力，并将这些权力转交给王莽。重新当上大司马的王莽同时担任了负责国家日常政务处理的录尚书事，握有首都兵权，他再不客气，雷厉风行地逼死董贤，清除傅、丁、赵三家的势力，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他上台后选贤任能，励精图治，一时间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捷报频传；他赈济鳏寡孤独，扶助贫弱，还在各地扶持学术，兴办学校；他还到处搜罗落魄的西汉功臣后代，给他们以崇高待遇，并毫不吝惜地给老刘家的王公贵族加俸禄、加封地。

这时，西汉王朝的大多数人都发自肺腑地赞颂这位与众不同的优秀外戚，认为颓相毕露的大汉江山，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救星。公元1年，他被封为“安汉公”，成为西汉王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公爵，人们真心相信，这位谦逊、廉洁、读书人出身的公爵，会为汉朝、也为自己，带来梦寐以求的安定生活。

二 改朝换代，代价不过是玉玺的一个角

——最初，谁也没想到他是西汉王朝的掘墓人；
——慢火煮田鸡，等明白过来什么都晚了；
——皇帝居然也能“摄”；
——从摄皇帝到真皇帝，代价不过是玉玺的一个角。

应该说，王莽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

当傅老太太串通赵飞燕，把他轰出长安城时，他肯定恨得牙根痒痒，但他忍了；当乳臭未干、除了跟皇帝搞暧昧啥也不会的董贤当上大司马、成为自己顶头上司时，他一定郁闷透顶，但他也忍了。不但忍，还表现得很配合、很规矩，甚至很模范，以至于连对头都不好意思再搞他。但一旦被 he 抓住机会，他就毫不客气，绝不再忍，董贤一家被他接连几步狠棋逼上绝路，已经过气的傅家、丁家和当了好多年寡妇的赵飞燕，也被他秋后算了总账。

他要当皇帝，就得除掉政敌，更要把从中央到地方，那么多刘家的孝子贤孙一扫掉，但直接这么做的结果，肯定是被人当成反贼剁成肉酱，于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从公元1年到9年、不紧不慢的“慢火煮田鸡”。

最初，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王莽是忠臣，是汉朝复兴的希望，任何妄图阻挡王莽当权的力量，都是和汉朝前途过不去，他利用这种心态，把何武、公孙禄、鲍宣等政敌打倒；连续几代的外戚专权，让很多人愤愤不平，更让刘姓子弟醋性大发，他便借助这些人的怨气，把傅家、丁家，甚至自己王家对他不满的王立等人一并清除。

做皇帝是需要一班人马的，他并没有倚重元老名臣，甚至将自己的家族甩在一边，这些人已经很阔，不需要冒险去争取什么，他所提拔的是一

些半大不小、怀才不遇的官儿，像甄丰、甄寻、王舜，还有大学问家刘向的儿子刘歆等，这些人地位不高，有向上爬的念头，只消让他们觉得“跟着王莽有奔头”，就能打造出一个文武齐备的精干、忠实班底。

他的这些办法的确很高明，也很隐蔽，他想当皇帝的野心，最初不但大臣们并未察觉，刘家子弟毫无反应，甚至皇宫里的老太后王政君和甄丰、刘歆这些自家小兄弟，也没看出王莽究竟在琢磨什么念头。

不过这是在一开始，等到刘箕子（刘衍）莫名其妙死去，王莽放着 53 个成年的刘家候选人不选，偏偏选了个只有两岁的刘婴，而且还让地方官谢嚣报告，说在武功的一口井里发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头，上面拿红漆写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大字。尽管王莽把这句话

中国帝王时代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尊师重道，讲究以儒术治天下，但开国皇帝的文化程度通常不高，文化程度最高的，正是王莽、刘秀这对欢喜冤家。此外，北凉王段业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出身。

解释成“让我代理皇帝”，只是做了“摄皇帝”，表示等刘婴长大还会还政给他，天下还是姓刘，汉朝还是汉朝。可就连傻子都明白，别的东西有借有还，这皇帝宝座一旦借走，哪里还有归还的一天？

可这时王莽那锅煮青蛙的冷水，已差不多快开锅鼎沸了，甄丰、王舜、刘歆他们本来没打算跟着造反，可如今端了人家的碗，做了人家的官，想拆伙也晚了。至于那些刘家子弟，这会儿估计悔得肠子都青了：当初沾光多吃的怕会被逼着吐出来，多占的也一准被逼着还回来，可权已经在人家手里，你又能怎样？想辙怎么把命保住是正经吧！

难道就没有人反抗么？还是有的。

公元 6 年，也就是王莽当“摄皇帝”的第一年阴历四月，安众侯刘崇和安众相张绍忍无可忍，决定起兵讨伐王莽，他们满以为自己是汉室宗亲，只要登高一呼“大家都来讨伐叛贼王莽”，一定会四海响应。

没想到等真的起兵，才发现傻了眼：别说老百姓、士兵，就连老刘家的亲戚都没几个搭茬的，刘崇的叔叔刘嘉、张绍的族弟张竦听说二人起兵，顾不得收拾东西，就连夜跑到长安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了，两人只凑合到百把人，硬着头皮杀向宛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南阳，结果怎样，还用说么？

王莽大度地把张竦、刘嘉都封了大官，顺势给自己升了半级，从“摄皇帝”变成“假皇帝”。这个“假”也是代理的意思，但按照当时的习惯，显得比“摄”要更耐久一点。

对他真正的考验发生在第二年。

公元7年阴历九月，刘信、翟义、刘璜等人利用官员选拔的机会，杀掉王莽派来的监考官，胁迫东郡、东平两郡官员、人马举起讨伐王莽的大旗。翟义是东郡太守，又是前丞相翟方进的儿子，刘信、刘璜都是汉室宗亲，刘信的儿子刘匡时被封为东平王，他们既有地盘、实权，又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打出“王莽毒死孝平皇帝（刘箕子），图谋不轨”的罪状，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说服力，他们立刘信为大汉皇帝，从今天河南濮阳一带起兵时，不过几千人马，等打到山阳（今河南焦作）时，已经有10万大军了。

王莽这下感到有些紧张了，他派出7员大将，由手下最善战的名将王邑率领，出关讨伐翟义、刘信，又派出后续部队镇守函谷关、武关和宛城，可更紧张的一幕发生了：就在长安不远，今天陕西兴平，汉代叫槐里县的地方，有两个小人物赵明、霍鸿，对王莽专权十分不满，他们见王莽的大军浩浩荡荡开出关外，觉得长安一定空虚，就揭竿而起，聚集了邻近23个县、十多万人杀向长安城，从未央宫前殿的平台上，都可隐约看见造反大军点起的火把。

王莽到底是老谋深算，短暂的慌乱后立即回过神来。照他的判断，围攻长安的赵明、霍鸿虽然声势浩大，但都是乌合之众，长安城墙高大，物资粮食充足，很难被攻陷，关外的翟义、刘信才是真正的劲敌，于是他下

令王邑加紧进兵，自己在长安严防死守。

他深知这些人之所以一呼百应，和去年刘崇的情形大不相同，是因为自己当了那个“假皇帝”，让更多人深信，汉朝被他王莽鸠占鹊巢，不过是时间问题，必须赶紧想个辙把人心稳住。他抱着刘婴跑到太庙，指天画地，说自己压根就没有篡位的心思，是学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还举出周成王也曾经被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迷惑，相信周公要造反为例，请求大家相信自己的诚意。为了表明自己一定会“还政于刘”的决心，他派出一大批使者奔赴全国各地，把自己在太庙的誓言到处宣扬。各地的官员、老百姓听说刘信自己做了皇帝，本来就将信将疑，弄不明白刘信和王莽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蛋，究竟谁才是造反，听王莽这么一解释，许多人就想，人家王莽这么个大人物，总不能说了不算吧？虽然不是全然相信，但造反毕竟是要杀头的大事，这么一折腾，响应翟义、刘信他们的人就少了很多。

王邑知道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时间，他加紧进军，十月，在陈留郡菑县（今河南民权东北）一带遭遇翟义、刘璜的主力，展开会战，结果翟义大败而逃，刘璜被王邑杀死。

王邑乘胜追击，在圉城（今河南礼县南）将翟义、刘信团团围住。这年十二月，圉城被攻破，翟义逃到固始被抓获，而刘信则下落不明。

王邑大军浩浩荡荡，在公元8年阴历正月凯旋入关，果不出王莽所料，赵明等人的乌合之众花了3个月时间都没能攻进长安城，等王邑大军一到便土崩瓦解、一哄而散了。

这场虚惊一过，王莽便再顾不得什么周公，什么誓言，借着那个大骗子哀章搞出来的金匮，宣布改大汉初始元年十二月为大新国始建国元年正月，自己这个大汉朝的“假皇帝”，摇身变成了大新朝的真皇帝。

晋朝时，有人感慨说，王莽篡汉，代价不过是玉玺崩掉一个角，刘家的诸侯王、侯争先恐后跑到长安上缴汉朝颁发的印章，只求平安做个老百姓，大臣们更是从四面八方搞来无数祥瑞，争相向新皇帝献媚，敢于反抗一下的，除了摔玉玺的姑妈王政君，就只有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寡妇兼太后的、